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第 10 节， 堕胎，第 1 部分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讲课。这是第 10 节课，堕胎，第 1 部分。

好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主要道德理论的调查。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一些实际的道德问题。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记录关于这些问题的正反两方论点，并以各种方式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道德原则和概念应用于这些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将从其中最具有争议的话题开始，那就是堕胎之争。首先，我先提供一些关于妊娠的生物学背景知识，因为在这次讨论中使用了一些术语，理解它们的含义很重要。

因此，精子与卵子受精后，受精卵就形成了。当它移居到子宫时，它就变成了囊胚。这是囊胚的图像。

大约从第 3 周到第 8 周，它被称为胚胎。大约在第 3 1/2 周，心脏开始跳动，大约在第 6 周可以检测到。在第 7 周，大脑开始活动，此时，它被称为胎儿。

大约在第 16 周，胎动开始。这时母亲可以感觉到胎儿在子宫内活动。然后，大约在第 24 周，胎儿已经可以存活。

那时婴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所以，再次重申，这是囊胚的图像。这是胚胎在第 3 至 4 周的样子。这是 7 1/2 周大的胚胎。

10 周。3 个月和 1 周。4 个月。

6 个月。8 个月 3 周。瞧，这就是我的儿子安德鲁，当时他大概 6 个月还是 8 个月大。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堕胎的一些类别。这里关于堕胎的最根本区别是终止妊娠。一般来说，堕胎是指终止妊娠。

最根本的区别是自然流产和体外引产。自然流产也称为流产，这并不是任何道德争论或争议的根源。当然，有争议和争论的是体外引产的情况。

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包括真空、抽吸、扩张和刮除术、盐水注射、子宫切开术、前列腺素和事后避孕药。至于核心哲学问题，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胎儿的本体论地位。

当我们谈论胎儿、胚胎或胚泡时，这是什么类型的实体？无论我们在谈论妊娠的哪个阶段，我们都可以问，这是什么类型的实体？它只是一个附属物，类似于阑尾、扁桃体或腺样体？它可能是人类吗？它是人类，但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是生物学上的人，但不是人？或者胎儿，甚至是胚泡或受精卵，是一个完全的人吗？因此，在胎儿本体论地位的一般问题下，这些都是不同的可能性。然后我们问，胎儿的道德地位是什么？胎儿有什么权利（如果有的话）？我们对胎儿有什么责任或义务？我们对这个问题或关于胎儿道德地位的问题的答案将由我们先前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解决有关胎儿地位的本体论问题很重要。

稍微介绍一下法律背景：当然，1973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和最高法院的判决，罗诉韦德案，已成为近 50 年来的法律先例。法院通过将妊娠分为三个阶段，即不同的孕期来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法院做出了适用于每个妊娠期的某些裁决。关于妊娠前三个月，法院裁定各州不得管制堕胎。关于妊娠中期，法院表示各州可以管制，但只能出于母亲健康的考虑。

关于妊娠晚期，他们裁定各州可以禁止任何堕胎，除非是出于母亲健康考虑。自罗诉韦德案以来，已经做出了许多其他判决。实际上，在同一年，即 1973 年，还有另一起名为 Doe 诉 Bolton 的案件，该案件实际上扩大了罗诉韦德案的范围，指出母亲的健康可能包括心理和情感问题。

四年后，在计划生育联合会诉丹佛斯案中，他们裁定无需父母或配偶同意。该裁决还将决定权留给了孕妇和她的医生。1989年，在韦伯斯特诉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案中，密苏里州的一项法律将生命定义为受孕之始，该法律被维持。

这项裁决还禁止政府资助堕胎。三年后，在“计划生育诉凯西”案中，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法律要求在24小时内告知妇女堕胎的各种风险，该法律得到了维持。它还维持了父母同意的要求，但驳回了配偶通知的要求。

这些是一些可追溯到罗诉韦德案的与堕胎有关的最高法院重大案件。因此，我们需要区分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堕胎辩论如此复杂和困难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有两个维度。

法律问题是，在这个国家，女性是否有权选择堕胎？道德问题是，堕胎是否合法，女性什么时候堕胎在道德上合适？因此，人们可以支持生命权或支持堕胎选择权，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很多人在道德上支持生命权，并认为女性不应该有选择堕胎的权利，所以他们也会在法律上支持生命权。许多人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支持堕胎选择权。

还有一些人在道德上支持生命，但在法律上支持堕胎。因此，就人们可能持有的观点而言，这有点复杂。我们将重点讨论道德问题。

这取决于你的政治倾向，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对法律问题产生影响。那么，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一些主要的支持选择权、道德支持选择权的论点。支持选择权观点的两个最著名的论点可能是由朱迪思·贾维斯·汤普森和玛丽·安·沃伦提出的。

那么，让我们先从朱迪思·贾维斯·汤普森的论点开始吧，这些论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有创意。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玛丽·安·沃伦不同，汤普森为了论证的目的而假设胎儿是一个完全的人。让我们承认胎儿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胎儿与任何成年人相同的道德权利？她认为不是。她还试图通过一些有趣的思想实验来激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直觉。其中之一与小提琴家有关。

汤普森使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有一天，你在医院醒来，你通过静脉注射管与躺在你旁边床上的某人相连。你发现，你被告知，你被打昏、绑架，并被用来支持你旁边的这个人，他患有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只有你的特定血型才能帮助治疗。

因此，他们把你当成一种生命支持机器，因为你和这位世界著名小提琴家相连。音乐爱好者协会安排了这一切，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如果没有你的血液等身体支持，他可能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内死去。所以，他们决定这样做，因为你可能不会同意。

但是现在你和这个人联系上了，他们说你只需要保持这种状态九个月，然后你就可以自由离开了。然后，那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就可以用他的音乐技巧用他的余生丰富他人的生活。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反应？你会说，好吧，这有道理吗？

我只是坐在这里等着几周甚至几个月过去。可能不会。你的反应可能是，等一下，没人问我。

这不是我的选择。所以，你不能让我忍受九个月的不适和不便，尽管，好吧，小提琴手是社会的宝贵成员，和我一样都是人。我要摆脱这种束缚。

抱歉，但你不能强迫我这么做。现在，汤普森的观点是，这类似于堕胎，同样，即使我们承认这是一个人，你仍然有权在这种情况下解脱自己。我们可以承认胎儿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拥有权利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会凌驾于你维护自己自由的权利。因此，她认为，这个类比应该向我们展示或揭示，并非所有胎儿都有生命权，因此即使女性是无意怀孕，也必须继续怀孕。现在，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回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

现在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这个类比似乎只适用于因强奸而导致的怀孕。

这似乎是最准确的类比。如果某人被迫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这个人，那就类似于强奸，但这个思想实验还存在其他问题，我们稍后会讨论。但汤普森还有另一个关于人们种子的思想实验。

因此，她让我们想象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情况，那里有微小的、看不见的种子漂浮在空中。如果它们落在地毯或室内装饰品上，就会开始发芽，成为植物。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为了防止植物在你的家具或地板上生长，人们在窗户上安装了一些细网，这些网只能半透。

而且种子很少能通过。种子被阻止的几率大概是 99%，但种子通过的几率可能只有 1%。如果种子真的通过了，偶然地植入到你的地毯或室内装饰品中，一株植物就可能生长出来。

现在，假设一位女士住在公寓里，她一直非常注意维护窗户上的网格，但她并不总是把窗户关上。她偶尔喜欢呼吸新鲜空气，所以她打开窗户；网格是存在的，但种子还是钻了进去，并植入地毯中。几周后，她注意到，哦，有一株植物正在生长。

我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尽了最大努力，不让这颗种子在我的公寓里扎根，所以我要把它连根拔起。汤普森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做法，尽管那是一个真正在女人公寓里长大的人，但她还是有可能把它连根拔起。

她尽了最大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事情还是发生了，所以她仍然有权拔掉那个人的植物。当然，这类似于使用某些避孕措施，例如避孕药，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受精卵在子宫壁上着床。如果一名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应该有权堕胎，就像公寓里那名妇女有权拔掉那个人的植物一样。

因此，她认为，我们没有义务成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杰出的撒玛利亚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杰出的撒玛利亚人指的是那些一直与小提琴手保持联系的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或杰出的撒玛利亚人指的是那些允许某人在自己的公寓

里种植植物的人，尽管她试图阻止。正如她所说，我们确实有责任成为最低限度体面的撒玛利亚人，但最低限度体面的撒玛利亚人没有义务让某人的植物存活下来或让小提琴手保持联系。

当时听到她尖叫的人不少于几十人，甚至有 50 或 60 人，但没有人报警。最终，她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它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人们不愿意参与其中，导致某人死亡，如果有人打电话给当局，她本可以很容易地获救。他们本可以到达现场，至少在她被刺伤后救她一命，即使不能防止一些刺伤事件发生。所以，一个最起码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会打电话到那里。

如果你只是打个电话，你不必冒着危险。所以这是最低限度的体面。法律，好撒玛利亚人法，要求人们帮助他人避免重大伤害，这不会让人冒太大的风险，比如救一个溺水在一英尺深的水中的孩子，承认了这一点。

你确实有义务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仅仅帮助孩子脱离水面不会让你陷入困境或给你带来任何风险。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恰当的。

但汤普森认为，堕胎法规定或限制在避孕失败等情况下堕胎的问题在于，这基本上是在给已经尽职尽责避免怀孕的人施加过重的负担。那么，我们对汤普森的论点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的是，让胎儿活下来是最低限度的体面行为。即使采取了重大措施通过节育来防止怀孕，如果这个女人体内正在成长的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不夺走他的生命难道不是最低限度的体面行为吗？这真的是英雄行为吗？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继续怀孕是否真的是你的责任或义务。

这不是汤普森所说的额外行为。这不是超出职责范围的行为。这是你的职责。

关于人类种子的类比，一些人进行了这样的反驳，并指出汤普森在这里所做的是错误地将性爱这种高度亲密的行为与随意呼吸新鲜空气进行比较。它还错误地暗示生育是一种类似的被动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人怀孕。在强奸的情况下，这是双方自愿的行为。

所以，她的思想实验存在某种误导性。这就是汤普森的论点，我们稍后会重新讨论这一点，特别是她的小提琴手论点，我们将讨论对此的反对意见。

其次，玛丽安·沃伦的论点也很有名，而且与汤普森的论点不同。

沃伦质疑胎儿是人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胎儿没有生命权。这是如今支持堕胎选择权的支持者更常见的论点。她的基本论点是，只有人才拥有道德权利。

胎儿不是人。因此，胎儿没有道德权利。这是一个基本论点，这里的三段论是有效的。

如果所有人都拥有道德权利，而胎儿不是人，那么胎儿就没有道德权利。现在，有争议的前提是第二个前提，即胎儿不是人。沃伦如何捍卫这一观点？她将人定义为道德社会的一员，并认为胎儿不具备道德社会成员资格。

她还用自己的思想实验来激发我们对此的直觉。假设有这些太空旅行者，他们降落在另一个星球上，遇到了这些形状奇怪的移动物体。它们发出奇怪的声音、哔哔声和口哨声。

而且它们似乎在以某种有意识的方式四处移动。但太空旅行者发现这些实体看起来非常奇怪，以至于他们不确定它们是否是人。所以，问题是，沃伦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或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来确定这些奇怪的实体是人还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你会寻找什么样的东西来确定你在另一个星球上遇到的奇怪生物是否是人？她提出，这些都是他们会寻找的东西，也是你我会寻找的东西。

我们会问，他们有意识吗？他们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吗？他们会推理吗？他们会自我激励吗？他们有沟通能力吗？他们有自我概念吗？所以她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寻找的特征，以确定任何实体是否是人，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有权利。所以，在这五个标准中，她认为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可能还有第三个，是人格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意识、推理，也许还有自我激励的活动。

但她提出的是，至少你必须有意愿并有推理能力才能成为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是必要条件，而且她认为它们也可能是人格的充分条件，那么任何不具备这些品质的生物都不是人。事实证明，胎儿不符合这些标准。

因此，胎儿没有意识，他们无法推理，没有自我激励活动，他们没有交流能力，也没有自我概念。这些都是人类发展后期的事情，事实上，远远超过出生后的事情。所以，她的结论是胎儿没有生存权，因此，女性无论如何都有堕胎的权利。

现在，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论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推理允许杀死不想要的婴儿。如果一个婴儿，一个新生婴儿，不能推理，不能交流，没有自我概念，也没有自我激励的活动，那么它就不符合这些标准。

即使有基本的意识或知觉，我认为她会说，对于新生婴儿来说，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但她在 70 年代早期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论点，并直言不讳。她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杀婴是可以接受的，但她说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父母不想要孩子，别人会想要。

因此，现在婴儿在子宫外，其他人也对此感到担忧，他们对让婴儿活下来的兴趣很大。有人想收养孩子，等等。因此，她本质上说，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原因而担心杀婴，杀婴是她观点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其次，她对太空旅行者的描述非常巧妙地误导了人们。我认为她混淆了人格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因此，为了澄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区别，

如果在没有 X 的情况下 Y 不能存在，则 X 是 Y 的必要条件。如果在没有 X 的情况下 Y 不能存在，则 X 是 Y 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会说氧气是燃烧的充分条件。这意味着没有氧气，就不会发生燃烧。如果 X 保证 Y 的存在，则 X 是 Y 的充分条件。因此，在美国出生是美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条件。

这不是必要条件。你可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你不必在美国出生。但如果你在美国出生，那么这就是你成为美国公民的充分条件。

它保证你是美国公民。所以，回到沃伦的论点，仅仅因为这些标准或这些意识、推理、自我概念、自我激励活动和沟通能力的特征，仅仅因为存在人格的充分条件，并且这让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我们在另一个星球上发现的这些实体是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人格的必要条件，你必须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成为一个人。所以，她的论点因此是有问题的。

最后，她对人类和个体的区分本身就值得怀疑。这是当今堕胎讨论中非常普遍的假设。人们，甚至是坚定的反堕胎者，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可以区分人类和个体，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区分。

但我们可以质疑这一点。谁说人是人类的一个子类别？反过来可能不行吗？如果人类是人的子类别呢？毕竟，还有其他类型的人。上帝就是一个人。

天使是人，不是人类。如果 CS Lewis 是对的，谁知道上帝在宇宙中可能创造了什么其他类型的人。那里有智慧生命。

他们也可能是神圣形象的承载者，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所以也许人类实际上是人的子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知道某人是人类，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人，仅仅因为他是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女性子宫中的任何人类在任何发育阶段都是人。

因此，以上是支持堕胎选择权的两大主要论点，也是堕胎辩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论点，分别来自朱迪思·贾维斯·汤普森和玛丽安·沃伦，我认为这些是一些有帮助的批评性回应。在下一讲中，我们将讨论支持堕胎的哲学和神学论点。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的教学。这是第 10 节，堕胎，第 1 部分。